

希特勒的女試飛員

漢娜芮琪不平凡的一生(上)

沈運曾譯



這位日後成為「德意志第三帝國」最著名的女試飛員，於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，在西萊西亞的赫希堡(Hirschberg, Silesia)一個中上階層家庭誕生。自小，漢娜芮琪(Hanna Reitsch)便是個極為熱情、自信又機智的姑娘。她在年輕時，便對飛行十分著迷。據說四歲

時，她因急於想體驗飛行的滋味，便試圖從家中陽臺跳下。她在一九五五年出版的自傳《天空我的王國(The Sky My Kingdom)》一書中，回憶其童年曾寫道：「一種渴望在我內心不斷滋長，它與飛越夏日蔚藍天空的每隻小鳥一起滋長，與打從我身旁隨風飄過的每片浮雲一起滋長，直到它變成一種深邃而固執的鄉愁一般，一種跟隨我無所不在、永不休止的渴望。」她到十四歲時，曾將目標放在做一名到非洲去飛行傳教的醫生。此一夢想

行。終於，父女兩人達成一個協議，那就是，她必須要同時學習一項當時稱為「家政學(Domestic science)」的課程。在這樣的條件下，才准許她進入一家名為格魯勞的滑翔學校(Grunau school of Gliding)，而且在初中畢業之前，不准整天嚷嚷著要飛行。感謝她的堅忍和遵守協議，終於得以實現飛行夢想。

其實，芮琪認為學習家政課程也有好的一面，對她未來面對條件落後的非洲生活時，將大有幫助。她努力在倫斯堡(Rendsburg)的「女子殖民學院(Colonial school for Women)」專心研讀，在其他科目外，她還選修了如何照料家畜，以及騎馬、射擊的訓練。

不過，對年輕的芮琪來說，她真正的目標仍然是飛行。在滑翔飛行訓練中，不管那些男生，甚至教官的嘲諷——她是班上惟一的女生——她卻是全班第一個完成「A級」初等課程的。校方發現她的進度如此神速，大為吃驚，遂令她再考一次，她仍順利通過。終於，在她開始柏林大學(University of Berlin)醫學院學業之前，她陸續通過「B級」中等與「C級」高等飛行的考試。

她在柏林大學醫學院期間，又徵得雙親許可，同時在史坦肯(Straßen)繼續學習飛行。後來她回憶說：「我終於說服了他們，若以我在非洲當一名飛行醫生的職業生涯來說，學習駕駛有引擎的飛機將是必須的。」她終於開始接觸有引擎的航空器。不久，她便發現，大多數飛行員對其飛機引擎所知甚少。她覺得，那就像一位醫生對人類心臟一無所知一般。於是，她不怕工作辛苦和雙手污黑，在學校開始與機械士們混在一起。她的勤學苦練引起人們的注意，才知道她來學飛機引擎是玩真的。

機械士們漸漸給她一些更具挑戰性的工作



自幼迷戀飛行的芮琪，
醫學，專心一意飛行

說服雙親欲成為赴非洲飛行傳教的醫生，不久遂放棄

。某個星期五，機工長指著一具破舊的引擎，告訴她，將之拆卸清洗，並在下週一前重行裝配完成。她遵照辦理。她後來回憶道：「到了星期一早上，我從頭到腳全是塵垢和油污，再加上割傷流血的雙手，終於讓工頭看到我重新裝好的引擎。」她就這樣在維修、幫忙雜活，甚至推飛機、擦飛機的工作中，完成了飛行學校的學業，還被學校選出擔任各種飛行示範，甚至拍攝過電影特技飛行影片。

她在飛行學校時，芮琪感到，一名傳教醫生應如何駕車才行，但她沒錢去駕訓班學習，所以用她常用的創意方法解決這個問題。她先與機場附近操作推土機等車輛的駕駛工人攀交情，和他們一樣做又髒又累的粗活，又趁機不斷提一些關於離合器、剎車、轉化器、汽缸及活塞等問題，工人們被她纏到最後，終於讓她駕駛一些車輛。

到一九三四年，芮琪參加德國研究滑翔機在極炎熱氣候下試飛的遠征隊，旅行至巴西及阿根廷。由於她在飛行方面之聲譽日高，因而應聘成為達文斯塔(Darmstadt)的「德國滑翔研究學院(Deutsches Forschungsinstitut für Segelflug)」之試飛員，離開了柏林大學醫學院。自此之後，芮琪便與試飛結下了不解之緣，專門發掘有關飛行安定、操縱，以及結構振動等問題。她曾試飛過第一架水上滑翔機，和評考過當時新開發的滑翔機彈射器。

到一九三六年，芮琪結識了德國航空部技術署署長尤德(Eust Udet)，尤氏乃第一次世界大戰中，擊落敵機最多的空中英雄。此時，芮琪正在進行一種滑翔機俯衝制動器的研試工作。在一次試飛中，她當著尤德及其他空軍將領與航空器設計家面前，示範垂直俯衝和使用制動器，獲得全場讚揚後，遂被授予一榮譽飛行

上尉(Honorar Flug Kapitän)之銜。芮琪乃獲得此項榮譽之第一位女性。到一九三七年時，她被正式聘任為德空軍之民用試飛員，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。芮琪與尤德對飛行有共同的熱情，且在職務上之關係亦非常密切。這種關係一直維持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，尤德因戰況不利，不勝重負，在極度沮喪中自殺身亡為止。芮琪與另一位德國空軍明日之星的將領葛雷恩(Robert Ritter von Greim)亦非常熟識，這位在一戰中曾擊落敵機二十五架，並獲冊封騎士爵位及頒授世人欽羨的一功績勳章(Oberknights Cross)的巴伐利亞(Bavarian)英雄，曾經戈林元帥(Reichsmarschall Hermann Goering)



一九三七年五月，芮琪攝於滑翔機駕駛艙中，她雖為一技術高超之固定翼及直升機飛行員，但其最愛的仍為滑翔

特派為新空軍第一隊指揮官。那天，芮琪公開表演高速俯衝試飛時，葛雷恩與尤德一起在現場目擊，葛氏對芮琪極為讚賞，且印象深刻。芮琪漸次在德國，甚至歐洲飛行界中聲名鵲起。一九三七年五月，她成為第一批以滑翔機飛越阿爾卑斯山(Alps)的德國人之一。同年，她並創下長程世界紀錄，以惟一女性參賽者之姿擊敗群雄，贏得「全國滑翔大賽(National Soaring Contest)」冠軍。這時，她開始到各地旅行，曾雲遊至非洲和美國。三十七年夏天，她已完成俯衝制動器試飛任務，尤德遂委派她為德空軍里奇林(Richlin)研究站之民間試飛員，允許她駕駛任何她能找到的飛機，包括德空軍



一九三八年二月，芮琪成為第一位室內飛直升機之人，圖為在柏林國家大會堂室內飛Fa-61型直升機時攝

所有高性能之機種。

在她把這些航空器當成和平保障者時，倒不如視其辛勤之試飛工作，係為有朝一日可能發生「悲劇」的前奏。她曾寫道：「史圖卡（Stukas——轟炸機）、戰鬥機！和平之門的守護神！我是以這種心情去飛它們。願透過我的專注和謹慎小心，讓那些在我之後來飛者得到保護，從而得以其生命來捍衛國土——飛行時我俯身所見的大地——而奉獻，這難道還不值得為之付出嗎？」

到一九三八年二月，奉尤德之命，芮琪成為第一位在柏林的「德意志國家大會堂（Deutscherhalle）」建築物內飛直升機（a bi）的飛行員。在此之前，她便在布來梅（Bremen）奉命向美國航空傳奇人物，親德的查爾斯林白（Charles Lindbergh——見本刊第三八七、六九三、六九四期專欄）示範表演過a bi式直升機。事後，她形容林白是一個「以其平易單純的舉止處處贏得人心」的人。為了酬謝她駕駛直升機，她成為獲頒「軍事飛行勳章（Military Flying Medal）」的第一位女性。由於尤德的目的，急於將直升機合法化——在國際觀眾面前，證明直升機乃是可完全控制的航空器。可是，當她現身在柏林，如她所描述像名「雜耍藝人」的場景時，至今說來，仍令她嚇得花容失色。芮琪克盡職責地完成了一連串室內飛行示範。她後來寫道：「我的直升機示範飛行，給予廣大世界的印象究竟有多深，我無從知曉，直到多年後，一九四五年，我偶然發現一本美國軍人的雜誌，第一個吸引我注意的是我的名字，然後我才讀到一篇用通俗且頗受歡迎的詞句，介紹我與直升機飛行的文章，對我個人諸多褒揚謬讚，深感惶恐。」

一九三八年八月，此刻戰雲已開始籠罩，

但尚有時間，至少還可以再辦一次國際間有關運動休閒的飛行賽會。芮琪遂到美國參加在辛那提（Cincinnati, Ohio）舉辦的「國際航空大賽（International Air Race）」，原本她的家庭和朋友们，早把她培訓成厭惡美國人的心態，但她卻對此行感到非常愉快。她說：「美國式生活中有許多地方，在我看來是頗值得仿效。」雖然她也確曾遇到些反德的情緒，但她在俄亥俄州各地的示範飛行表演，卻贏得了狂熱的歡呼和掌聲。她所表演的德國漢斯賈可布（Hans Jacobs）特技滑翔機「蒼鷹式（Eichhorn）」——這種無動力的特技飛行，直叫美國人開了眼界——於是各方邀請的函電如雪片般飛來。就在此時，德國政府匆匆將她召回國。

一九三九年，芮琪不幸罹患猩紅熱而大病一場，接著又鬧肌肉風濕炎，一連臥病三個月方癒。當她的病體尚在恢復中，她便立刻回去工作，參與開發一種巨型運輸滑翔機——運輸部隊、貨物及燃料等——之研製及試飛。由於一架翼展達一百八十英尺之「梅氏巨人號（Messerschmitt Gigant）」Me-361滑翔機之墜毀，導致三架Me-110拖機之飛行員喪命，以及「巨人號」上六名機員及一百一十名官兵同時殉難的慘劇後，整個計畫便告終止。接著不久，她又接受了一項非常危險的任務，為德國研發一種匪夷所思的轟炸機上裝置——剪斷盟軍阻塞汽球纜索之鋼剪。

至一九四二年，德國人以火箭為動力之單座轟炸攔截機梅氏Me-163正在奧格斯堡（Augsburg）研究中心試飛，芮琪成為試飛此一液體燃料推動子彈型機之不二人選。當年夏天，她迫不及待地把這一世人熟知為「彗星式（Komet）」之原型機Me-163A弄來飛了三趟，其生產型Me-163B飛了一趟。（待續）

看圖講古

一九一三年薩卜偉的雙翼機Tabloid，時速可達九十二哩，改良型即著名的駱駝式戰鬥機。

彭興仁

